

激情的视野

——女飞飞主义在中国

沈泓

www.chnebook.com.cn



CHNEBOOK

沈泓婚恋书系之五

激情的视野

——女飞飞主义在中国

沈泓著

男性知识层流行一句口头禅：要成功的事业，贤慧的妻子，还要漂亮的情人。而女性知识层揭竿而起，她们也找情人，而且情人必是南方大亨，她们是一批“女飞飞主义者”；20年代新女性亮出妇女解放的旗帜，冲出家庭，90年代妇女解放的口号之一竟是“夫人回家去”，于是演出了一幕幕的新故事……还有家庭内离婚、中国的婚姻、1988：上海离婚大特写、爱情不是殉道者，心理咨询热在中国、精神病院探秘等等……作者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对社会新潮现象和问题以激情的视野大扫描，展现出了一个新奇而繁杂的五彩世界。

目录

女飞飞主义在中国	4
家庭内离婚	7
“ 夫人回家去 ”	12
1988：上海离婚大特写	17
京城“ 白领 ”大写真	23
京城“ 漂泊族 ”	28
1992：“ 心理咨询热 ” 在中国	33
猝然断裂的头发丝	39
爱情不是殉道者	41
一夜成名的南方大亨	45
面对色狼	51
中国的婚姻	56
时代怪圈：丹青误——新华校友今何在？	83
《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出书纠纷内	97
90 年代：少年犯罪忧思录	103
精神病院采访纪实	109
从“ 天骄 ” 到“ 乞丐 ” ——1989：大学生分配咏叹调	117
东方美神——1988 上海“ 选美 ” 纪实	119

女飞飞主义在中国

4年前，我在上海采访时，一位年轻的记者告诉我：

“现在上海男性知识层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要成功的事业、贤慧的妻子，还要漂亮的情人……”

4年后的今天，我到北京和南方特区采访时，将这话讲给京城的一位知识女性听，没想到惹得她杏眼圆睁，咄咄逼人：这是哪门子理？男人能找漂亮的女人做情人，为什么不找女人找能干的男人做情人？！她叫G。G后来告诉我，现在京城文化界的女性中正时兴一种新的时髦，这就是找南方大亨做情人。每到周末，她们飞到南方去找情人幽会，周一又飞回京城上班。

“她们是一批飞飞主义者。在西方文学界，有过非非主义，叫非非派。”G笑道；而她们是飞飞派。”

胡乔以前是一位很古典的姑娘，被同学称为“纯情型”。她的白马王子是校园诗人“四大天王”之一的刘杰。她很爱刘杰。

大学毕业时，刘杰到南方闯天下去了，胡乔却被姑妈留在了京城，当编辑。

胡乔哭了一场。分离虽不是分手，也是前途莫测的预兆。

胡乔既然被称为纯情型姑娘，自有她纯情的道理。不断地给刘杰写信，有时坐在编辑桌前就写一天的信，信很长。而刘杰的回信则很短，电报体，有时就是一首小诗。

胡乔以泪洗面，她耐不住这苦苦的相思，一年后，她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胡乔万万也没想到，见到刘杰时，刘杰已是两个人，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为胡乔削了一个梨。

胡乔没有吃这个梨。她想，吃这个梨，她和刘杰就会分离，而她不愿分离。

胡乔当着女孩的面问刘杰：“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择谁？”

刘杰无法选择，刘杰正在与那女孩筹划结婚哩。

胡乔一下子感到这世界崩溃了。

胡乔找到总经理；“哇”地哭了。胡乔知道刘杰的未来的夫人是总经理的妹妹，只有总经理才能制止他们。胡乔苦苦哀求。

日理万机的总经理关闭了两个不断响铃的电话机，聚精会神地听。与其说是被她的纯情感动了，不如说是被她的纯情吸引了。

“深圳是一个竞争的世界，爱情都是因需要而产生的。你既不能满足刘杰的需要，又竞争不过我的小妹，这能怨谁呢？”总经理开导她：“在这个快节奏加速度的时代，爱情也因彼时彼地彼境日新月异……”

总经理还说了一些新颖独到的理论。胡乔的心慢慢粘合起来，聚成一个新的意念：我竞争不过她可以征服你呀！

胡乔只是要摧毁刘杰，很快，刘杰就滚出了这家公司的大门。胡乔却抽身不能，因为总经理实在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每个周末，胡乔按时到总经理属下的北京分公司取机票，上机下机都有轿车接送，虽然南北远隔千里，方便却如同居一城。

就像每个飞飞主义者都有飞的理由一样，闵瑜是因为无所事事而飞的。

闵瑜是一位舞蹈演员，歌舞团不景气，有的演员在走穴，有的唱歌，还有的做生意，闵瑜对这些都没兴趣，闵瑜没事的时候就谈恋爱，朋友问她又在和谁谈呀？她会套用一部外国小说名嘻嘻地说：“西线无恋事。”

因此闵瑜对男人也没兴趣，没事的时候，她会扳起指头数从前的男友，数着数着皱起了眉头：“没劲透了！”

闵瑜是见到肖肖才感到活得有点劲的。朋友邀她去海南散散心，接风酒会后，一曲《心动的感觉》载歌载舞，全场都疯了。这才有了肖肖。

第一眼，闵瑜是看到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男人，绅士风度地递上名片，原来是“椰风海雨影视城董事长肖肖”。“久仰久仰”，女友连声恭敬。闵瑜只是睁大眼睛望着肖肖啜椰奶。

肖肖说他要创建一个南国风歌舞团，就像美国乡村音乐、黑人乐队一样以全新的风格引导歌坛新潮流。最难的就是找到新面孔的演员，现在新星出现了；“这说是你！”肖肖说；“我要聘请你，月薪一万二。”

闵瑜成了影视城唯一的专业演员，其实没有歌舞。大多数时间都是跟着肖肖飞北京、哈尔滨、深圳、香港……肖肖的生意做得很大，其实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总裁。闵瑜成了他的随行秘书，更确切地说是花瓶和点缀。

南方大亨都需要门面，名车是门面，保镖是门面，美女也是门面。带着一个高品位的美女坐在谈判酒桌前，趁对方目眩神迷之际，总能长驱直入。

闵瑜竟很适应，她惊讶自己没发现的潜力，被肖肖发现了。肖肖不是文人，是敢想敢闯的实干家，有些想法闵瑜乍一听来感到绝无可能，却在肖肖手下变为现实。

闵瑜和肖肖在一起配合得丝丝入扣，有几次谈判要谈崩，竟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反败为胜。当一对男女共享成功的喜悦时，这喜悦就会化为情感。肖肖专门为她买了一套花园别墅。

肖肖在商场上纵横捭阖，在闵瑜的面前却显怯。肖肖说他最美丽的梦就是娶她，又说知道自己不配，只能满足现状。

闵瑜笑笑，闵瑜说：“不是我不愿嫁你，我只是害怕绳索。”闵瑜对自己的女友说：“这样挺好，双方都是自由的，或许还有爱可言。”

闵瑜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业。闵瑜对我说：“女人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就变成了男人的奴隶。不仅不能放弃事业，我还要保持个性，保持了个性的女人才能保持魅力……”我说闵瑜你真聪明！

无论你对她们横眉竖眼地谴责也罢，还是以不屑的神情对她们蔑视也罢，京城的飞飞主义者们大多是一些才貌双全、出类拔萃的女中佼佼者，又是一些观念新锐，毁弃了传统价值观，追求自由不拘的生活方式的女性。

她们大多有过幻灭感，或为商潮滚滚纯情论论的时代幻灭感所笼罩，或有过伤痛欲绝的情场失意，或因社会或生活的不公而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反叛……抑或是什么都没有过，她们也可以纯乎以寻找体验或希求开眼看世界去献身于她们视为当代英雄的人物。

于昕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听了她的经历，人人都说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见到她后，人人又都会说她是最幸运的女人，谁都不相信她会离过两次婚，只会惊叹她的美丽。

离过两次婚，这使于昕将感情看破了，也将人生看破了。两个男人的离去使她不再相信男人。即使是此刻和盛坐在一起哈哈大笑，她也不相信盛。每当盛对她千娇万宠、海誓山盟的时候，她都会指着盛的鼻尖嘲笑：

“逢场作戏！逢场作戏！这就是你们男人。”

盛对她说得最多的是：“永远……”

于昕对盛说得最多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于昕是在京都认识盛的。去年初春，于昕参与拍摄的那部电影搞剪彩仪式，剪彩者就是这位魁伟而风趣的盛。

于昕至今也弄不明白是主持人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她被安排和盛坐在一起。两人那天情绪都特别好，谈笑风生，旁若无人。

盛说：“你有明星风采，以后要认真选择角色，不要再演这种不起眼的配角。”

于昕淡然一笑：“演主角要人捧，才能捧起来。没人捧我……”

“那我來捧你嘛！”盛兴致勃勃地说：“下一部电影我要专门投资你演主演的片子。”盛掏出名片递给她：“喏，要是你发现了适合你的本子，就给我打电话。”

于昕未置可否地笑笑，给盛斟酒，举杯：“谢谢你对我们这部影片的投资！”

“还是为你下一部电影的主角干杯吧！”盛投其所好，对任何女人来说，美丽的许诺都是最有效的诱饵。

离京时，盛专门给于昕去了个告辞电话：“当你活得不开心时就到北海来散散心，吹吹海风呀！”于昕用反唇相讥的口吻笑道：“当你累得不开心时就给我打电话嘛……”

两人都心照不宣，只是于昕更忍耐不住，因为盛太忙，于昕太闲，闲的人有大量的时间去想入非非，终于，于昕拨通了盛的电话。

“于昕？你是于昕？！”盛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惊喜道，那激动的语气仿佛离别了千年万年，又等待了千年万年。

“怎么？周末都固守在大经理桌上呀？日理万机呀？”于昕用妩媚悦耳的声音说。

“是不是活得不开心了？”盛关切地问。

“是的，有点闷。”于昕低声说。

盛乘虚而入，邀请于昕来北海消消闷气。于昕飞到了盛的身边。

像盛这样有成就的实业家，感情生活其实是很寂寞的。他们大多为事业满世界奔波，与妻儿两地分居，即使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月也难得有一天在家里吃饭。他们的妻子大多是以前娶的工人或职员类型，那时他们尚处在社会底层。这些年他们在开放大潮中异军突起，每天接触的人都是高档次的，他们也在创业的发展中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因而与妻子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感情变得淡漠。他们渴望与高层次的女性作情感和心灵的交流，这就是盛和于昕相恋的前提。

也有一些飞飞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情感，而是金钱和虚荣。她们是享受型女性。她们的理论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有了钱才能发展文化，才能干想干的事。”

在海口五指山大厦的餐厅里，我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卓娅和丛岳。

卓娅说她喜欢丛岳，但并不爱他。“这年头爱是谁也说不清的，有喜欢就不错了。”

卓娅最初和丛岳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去年夏天，报社安排卓娅到海南去寻找一个暴发户，不管他是怎样发财的，只要他一夜间从穷光蛋变成暴发户就行了。

卓娅找呀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丛岳。

卓娅感激丛岳为她提供了原型，配合她的采访使她得以完成任务交差了事。

丛岳更感激她使他由一个赚钱的人一夜之间迈进名人行列。

感激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可以转化为异性间的感情。卓娅得到的报酬是一万元。卓娅付出的代价是委身于丛岳。仅仅为一万元，卓娅不必付出，但卓娅想得到更多的钱。

卓娅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野心，她要在北京创办一个“新世纪模特儿公司”。办公司需要钱。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情感关系越来越功利化，以前的爱是真心喜爱对方的人本身，现代的爱是看对方对我有没有用，尤其是看对我赚钱有没有用，有用就有爱，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爱情。

“这没有什么不好！”卓娅说：“以前的爱是对方的门庭、地位，权力可以促成爱，现在金钱法则比起权力法则来，毕竟是一大进步。”

老前辈说，这是变质了的爱。

飞飞主义者认为，世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才是潇洒。彼此不必为对方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没有窒息人性的东西束缚，对于人的个性、创造力的发展，都是有益无害的。

中国悄然兴起的女性飞飞主义令人忧虑。一些教育学家认为，飞飞主义的风行宣告了我

们几十年教育方式的彻底失败，是这些年盲目鼓吹经商热造成的金钱至上的恶果。

女性学家对飞飞主义表现了一定的宽容，他们认为飞飞主义证明了男人占有女人的时代结束，在两性征战中，飞飞主义唤醒了女性的自由意识和女性人格的独立意识。在此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平等。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时尚，比如西方社会的嬉皮士、雅皮士、优皮士，还有女权主义、垮掉派、模糊青年等等，他们都是潮流的产物，或顺潮流而引潮，或逆潮流而反叛，成为该时代的典型群体。

飞飞主义与当代中国出现的其他女性群落不同，她们不是陪酒女郎，不是性开放主义者，不是女权主义者，不是金屋藏娇的有闲女人，也不是女强人，更不是妓女或暗娼，但她们的行为又使人想到这些。

飞飞主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都是女中佼佼者，她们的经济状况也是优越的，因此她们大多不是为名利而投身南方大亨。

出类拔萃的女人只有出类拔萃的男人才能作完美的匹配。飞飞主义们找不到出色的男人，便投身南方开放大潮中的实业家——他们或胆识过人、叱咤风云，或破釜沉舟、大起大落，其才干耀眼夺目，其个性卓尔不群，其人性风流倜傥，飞飞主义们看到了晦暗中的亮色，故尔义无反顾地走出高处不胜寒的窘境，飞蛾扑火般地扑向她们心仪的当代俊杰。

飞飞派大多是一些艺术气质的女性，厌倦死水一潭没有变化的生活，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变化和逍遥则使她们感到刺激和新鲜。

飞——飞是由她们躁动不宁、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的。

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一新文化现象，在这个新观念叠出的多文化时代，给她们下定评为时尚早，见仁见智，自有时光之河冲淡我们的困惑。

家庭内离婚

一个日本女作家和一个最新社会问题

当婚姻成为悬崖上的危石的时候，离婚无疑是最明智的抉择。开放的时代启开了人们的离婚观，离婚再也不是耻辱，这一观念的震荡使无数社会细胞悄然寂灭，给人们带来了莫名的恐慌和惊扰。

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能感知，但却从未有人发现或提出，离婚浪潮之下暗伏着一股潜流，远比离婚问题严重得多：一个个家庭方舟表面上风平浪静，含情脉脉，温柔敦厚，一派祥和景象。而现实中的爱舟却早已沉没，显现的只是幻象，一道虚伪的婚姻契约铁环一样存在着，事实上夫妻间已不再保持夫妻关系。

这就是一大困扰全球的最新社会问题——“家庭内离婚”。这一社会问题是日本女作家林郁发现的。

——56岁的翻译家与妻子结婚32年，这位妻子婚后一直全力伺候丈夫，当年自由恋爱时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罗曼史，但现在只要与丈夫一谈话就很烦躁。她忍受不了这种生活，10年前就提出了离婚。丈夫不肯，于是只好丈夫住楼下，妻子住楼上，并在楼外增建了专用楼梯。每日三餐都用一个小筐从二楼吊下来，洗衣服也是如此。事前，用电话发个信号，丈夫打开窗户取走饭食和衣服，双方一言不贤……

——一对在大机关工作的夫妻，前几年隆重举行了银婚纪念仪式。他们身着豪华的礼服，宴会上笑容满面，实际上已分居多年。庆祝仪式结束，两人同车回家，回家后就各自走进各

丈夫也不想成为游民，他寻求的是婚外恋的冒险和刺激，并不想和第三者结婚，况且那小妞儿也不想离婚。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家庭内离婚”的生活，没有从法律上解除婚约，却不再过夫妻生活，各行其事，互不干扰，心却是麻木的……

冷风嗖嗖的“五好家庭”

人人都说他们是恩爱夫妻，而当我走进这个“五好家庭”时，却感到冷风嗖嗖。

这是位于上海市卢湾区一所大学校园里的两室一厅的住宅。室内乳白色的家具透出现代气息，一些摆设制造的艺术氛围使人感到典雅和高贵。一架钢琴气派地横在窗下，另一间房里并排挂着两把小提琴。

而我却看到两张床分放在两个房间。我这才感到了冷。

女主人 34 岁，依然明眸皓齿，楚楚动人。男主人 30 岁，风度翩翩，是位演员。

他们的婚姻是琴为媒。她弹钢琴，他拉小提琴，按说两人琴瑟和鸣，该是十分美满的一对吧？

“我们从不吵架，邻居都觉得我们蛮般配哩！”女主人诚恳地对我说，旋即，她又黯然神伤地垂下了头：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我常常想离婚……”

问了好半天，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一对“家庭内离婚”的夫妻。

他不要孩子，艺术就是他的生命，巡回演出出去就是 3 个月，他从不给望眼欲穿的妻子写一封信，一年 365 天，他起码有 300 天在外地演出，回到上海也不归家，而是住在音乐学院老师的家中学琴，即使回到家里，也不愿和妻子同床共眠。

他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偶尔，他也会激情澎湃地“爱”上妻子几个小时，情感的风暴过后，又我行我素起来。

离婚么？他想都没有想过，妻子也不想成为寡妇，他们留恋的不仅仅是谈恋爱时的刻骨铭心，更主要的是，他们都觉得在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对方更合适的人了。

他最害怕的是责任，既不愿做父亲，又不愿做丈夫。他们其实是朋友关系，只是，他们不幸却是夫妻关系。

显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了毛病。但他们无力改变自己。告别他们时，我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让时间消磨掉这可怖的“家庭内离婚”阴影。

拧着眉头的男子汉

离婚的最大障碍是小孩，好多“家庭内离婚”都是为了孩子才不得已而为之。

北京市丰台区的常明对我说：

“我和妻子结婚 5 年多了，孩子也已经 4 岁了，5 年多的时间，我是在痛苦和烦恼中度过……”

常明的妻子脾气暴躁；结婚的第一天，她因一点小事与常明大吵了一顿，给婚姻罩上了一层久久难以驱散的阴翳。此后，两人经常在房子里劈哩咣啷地对打、吵骂。

常明觉得妻子蛮不讲理，而妻子也觉得常明是一条道走到黑，两人都不认错，都不服气对方，常明终于忍无可忍了。1990 年 3 月，常明写了份离婚起诉书送到法院，却又因亲朋好友的劝说撤回了诉状。

而使他撤回诉状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小孩，现在常明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离婚后孩子咋办？常明爱孩子，他不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这使他整天感到痛苦不堪，他拧着眉头对我说：

“5年的婚姻生活使我对这个不近情理的女人深感厌恶，她的所作所为伤透了我的心，再撮合在一起可能吗？但一想到孩子，我这个男子汉又犹豫徘徊了，我该怎么办哪？……”

外界的装饰品

大多数“家庭内离婚”属于为了外界的装饰。

婚姻已支离破碎，方舟已漏洞百出，却死要面子，不愿让外人看出破绽来。

刘明是一位中学教师，为人谦和而实在。同事只看到他整天见到谁就微笑，却猜不透他那隐秘的家庭场景中的苦衷。

一想到走进家，刘明心里就直想哭。他是1973年结婚的，夫人方琼是同校的语文教师。当时他们都已到而立之年，却仍然形单影只，在那个讳言爱的时代是不适合谈情说爱的，他们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蓦然回首，他们才发现自己已成为大龄青年，当一名教师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是会引起别人闲话的。别无选择，在老师的撮合下，他们组成了一个“家”。

这是一个毫无情趣的家，本来两人同事五六年就从来没有打过对方的主意。刘明学物理，没什么爱好。方琼学中文，爱好诗，还写诗。一个充满各种浪漫绮想的女人和一个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男人是断断创造不出诗意来的。

结婚不到一年，两人就开始了“家庭内离婚”，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却是同床异梦，身子连碰都不碰一下。

本来刘明提出要摆两张床，可方琼就是不同意，她害怕别人看见怀疑他们感情不和。所以虽然两颗心之间绵亘着山峦，外表却丝毫不泄露。有客人来，女主人还是要倒茶，认真招待，做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的模样来，没话找话地与刘明搭几句腔，以免客人看出他们的情感裂痕。而客人一走，两人脸上又会冷若冰霜，视若路人。

因为他们身为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为人师表，所以两人唯一的共同心愿是：如果自己的婚姻都处理不好，如何教育好学生？于是，只得配合默契地演戏，尽力维持婚姻这一绚丽的表面形式，让外人看来美满和睦，内心宁愿为自己虚伪的装扮而流血。

苦海中挣扎的善良男人

还有不少“家庭内离婚”是对社会舆论的惧怕和逃避，本来对对方没有感情了，却因道德上的负罪感和良知上的怜悯而勉力维系，这种人表面看来静若秋水，内心深处却孤苦伶仃，幽不见底。

吉林省梨树县的云锋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妻子爱我，可是极不爱她，我想过离婚，但又怕她承受不了打击，更怕人们给我扣上‘陈世美’的帽子……”

云锋是一个善良的男人，但善良毕竟取代不了感情。爱常常与美有关，却与善无缘，甚至真，都可能成为爱的要素，善却不能。

云锋与妻子的文化悬殊太大了，他大学毕业，妻子是初中毕业，文化层次的差异导致了价值观的差异，两人在一起常常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

云锋曾努力过，他帮助妻子读书、学习，提高文化素质。为此，他作出了大量牺牲，包下了大部分家务活，只求妻子有长进，与自己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创人生和爱情。可是，3年过去了，结局却使他大失所望。

妻子再也激不起他的情绪，没有爱的人生是一片荒漠，云锋不堪忍受，却又不能发火，也不能责备谁，他忘不了他是站在妻子的肩头走向成功的。

考大学时，妻子用柔弱的肩为他承担了这个家，他读大学，用的是妻子从牙缝中挤出来

的微薄的工资，而妻子宁愿自己吃辣萝卜，也要保证他的营养。他怎能忘掉妻子无私的奉献和牺牲呢？

在道德和人性的夹缝中，在良知与爱的两难困境中，云锋苦苦挣扎，如渡无边苦海。

一比一式的心安理得

“家庭内离婚”是一种古典式的宽容、忍耐和利他。对于少数持有激进观念的现代人而言；“家庭内离婚”又是一种更为松散和开放的婚姻关系的雏形。

“家庭内离婚”大多是由女性发起的离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女人不仅经济独立，而且开始超越男人，涂惠玲就是这样一位潇洒的现代女性。

涂惠玲是为了丈夫才辞职干起个体户的，当时丈夫大病一场，将家里的储蓄花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涂惠玲干起了个体司机。

涂惠玲很忙，全部心思都花在赚钱上了，有时忙到深夜 12 点多钟才回家，丈夫已经呼呼大睡了。就这样，两人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

一天，涂惠玲在街上碰到她的一位女同学。女同学一个劲儿地夸她的表妹：“好漂亮！”

涂惠玲一愣：“我没有表妹呀！”

女同学也一愣：“我都亲眼看到了，是你的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呀！”

这样，涂惠玲才知道丈夫有了外遇。

她开始跟踪，事实证实了她的判断，使她惊讶的是，他的情人还不止一个。丈夫拿着她赚的钱到外面交情人，她为这个家的辛劳为魔鬼铺平了罪恶之路。涂惠玲气恼了，责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

丈夫的回答坦率得使她气短：“因为你不能满足我！”

涂惠玲一想，自己整天在外面奔波，确实给丈夫的时间太少了。她是一个洒脱的女子，并不激烈地责怪丈夫，一气之下，她带着报复的心理也找了个情人。

一比一，平了。带着互不欠债的心理，双方在一种荒谬的情感逻辑的推理下心安理得，他们在家依然是夫妻，却不再负起夫妻的责任。他们也不愿离婚，他们认为离婚太累，离婚后都将变得孤独，未知的世界太渺茫。况且，他们都舍不得对方。这年头，能凑合还得凑合着过。有趣的是，自从“家庭内离婚”后，他们反而相处得更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包容。

这种“家庭内离婚”其实是一种多元情感的寻求，是寻求中惶惑的归宿，是责任的淡化与逃避，是某类人在沉重的心态下无可奈何的漂泊。

27 年情结

“家庭内离婚”并非 90 年代的新产物，它其实是东方求稳惧变、重形式轻内容的传统文化孵化的产物。过去或现在，这一婚姻形式都或隐或现地客观地存在着。

在上海徐汇区离婚处，负责人老曹给我讲述了一个 27 年家庭内离婚的悲剧故事——

一对 60 多岁的老年夫妻，结婚 35 年，按照白头偕老、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古训，本该是共伴夕阳、相濡以沫的时光。却不。两人去办离婚，如面仇敌，怒目而视，不惜以最尖刻的语言相互挖苦嘲讽。

男的叫柳兵，是一位高干。女的叫吴莹，是一位大学教授。两人都离休了。

当初，吴莹是一位资本家小姐。为了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她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市委工作，接受了作为革命前辈柳兵的爱箭。

这是一桩带着政治色彩的不幸婚姻。柳兵作为解放军的青年军官，很容易被单纯的吴莹

当作党的化身崇拜。婚后，吴莹才发现两人无论是文化素质、家庭教养，还是气质情趣都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柳兵也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崇高。

尽管吴莹对柳兵感到失望，但作为妻子，吴莹还是尊重他的，一连为他生了3个儿子，一年一个，她将感情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婚后第八年，晴天霹雳炸响，单位领导对她说：柳兵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通奸达6年之久，同事们早就知道了，只将她一个人蒙在鼓里。

吴莹一下子从梦中跌入万丈深渊。她哭过，吵过，闹过。但那个时代离婚比登天还难，况且她还是一个资本家小姐，还得仰仗根正苗红的柳兵，而且柳兵亦因她的出身住进了牛棚。

27年，吴莹抗争过，离婚却只是一个梦。他们分居了，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离婚案一拖就是27年。

现在他们的3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并且在事业上颇有建树。他们还有了3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在他们这个年龄，本该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他们孤独地坚守着各自冷寂的空房。27年家庭内离婚生活过去，他们才要儿子给对方传话：要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儿子劝父母，亲朋好友也来调解：都白发苍苍、半截入土的人了，27年都熬过来了，再熬熬吧！

吴莹坚定地说不：“不和他离婚我死不瞑目！”

是为了寻回失落的情感还是为了对那个压抑爱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的起诉？抑或是为了昭示心中尚存的对爱的渴求和信念？总之，代价是过于惨重了，但开放的时代已开放了中国人的情感和心智，在情感迷失中付出的昂贵学费换取的是爱的真谛，那么“家庭内离婚”作为中国婚姻革命链上陈旧的一环，终将会被行进着的车轮旋转到时代的背面。在这痛苦的蝉蜕嬗变、新蕾孕育的时代，崭新的、健康的、以爱为坚实内核的现代家庭终将在“家庭内离婚”的废墟上耸立起来。

“夫人回家去”

浪涛滚滚冲击四面八方，人的生活方式首当其冲。读者一定已发现，而今人——男人女人的观念全在变。他们和她们在变，家庭格局就出现重构，于是有些先富起来的男人和自身实力不济却也想过舒适日子的女人便主演出了新故事……

20世纪是中国女性观念变化最大的世纪。20年代，新女性亮出妇女解放的旗号，冲出家庭牢笼，走向广阔的社会，新女性以此为荣。80年代，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禁锢后突然放开，新女性意气风发地迈向自强、自立的太阳，决意不做男人的附庸和花瓶，倔强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新女性以此为荣。

那么，90年代呢？

“90年代妇女解放的口号之一是——夫人回家去！”北京的一位男性朋友C君对我说。几分认真，几分戏谑，几分豪迈，几分调侃。“9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夫人回家去！”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当然，“我们”是泛指男人。

他的豪迈是因为他的夫人回家了，因为他有钱养活她，而钱就是他的能力的证明——他这样认为也这样自豪。

不仅仅他，有一批人，自称是一个阶层——有闲阶层或白领阶层，酿造着这一新的时尚。

—

C君在一家中美合资公司就职，他的头衔是经理，至少他的名片上印着“国际贸易部经理”字样。

只要从北京饭店的三楼或五楼走过去，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合资公司、这样的代理商在京城多如牛毛。

据C君讲，他的合资公司实行股份制，是4个朋友合股办起来的。问到他投资多少，他秘而不宣。但可以猜测，没有10万、20万，他是当不上股东的。

有了钱，才能“夫人回家去”。物质决定观念。

这观念对莺却是一种痛苦。

莺在一所中专学校为人师表，教服装设计，这是最热门的专业，莺却教得没精打采。还是物质决定精神，她每个月的工资奖金一古脑加起来不过200元。

200元对C君是个什么概念呢？不够他一个晚上的消费。每个月有很多个这样的晚上，到豪华宾馆的餐厅就餐。就说王府饭店吧，自助餐每人是100多元，然后是歌舞厅、卡拉OK厅，完了回家还要“打的”。这些烟酒茶歌舞加起来，少说也得200元，况且，多是C君请客，三位、二位、一位不等，常常一晚下来1000多元。而C君一笔生意谈成，所得2000、20000不等。

所以C君常常调侃娇妻：“每天晚上回来还要备课，早晨一大早又要去挤车，在讲台一站就是两节课，收入却不及我的1%，何苦呢？干脆辞职算了！”

起初，莺还会杏眼圆睁，谴责他对她神圣职业的亵渎。C君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然而后来，莺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C君心疼妻，免不了又要劝她回家。“我又不是养不活你。”C君说。

莺一直都认为C君是无稽之谈，一个没有职业满足感的女性是不可能受到社会承认的。然而有一天莺发现她的职业并非她所想象的那样神圣。

学生结业考试，有个男生只考了41分，结不了业。科主任找到她，告诉她这男生是一位局长的公子，局长过问此事了，要她为他加到81分，莺如听天书：“这不是学校老师舞弊吗？我们教育学生不要考场舞弊，我们怎么能带头舞弊呢？”

科主任一副悲悯的神态看着她，摇摇头走了。

第二天校长找到她，谈话是婉约的，但她仍是不得门径。校长要过全部考卷，说要审阅。学生结业单表格上，那位局长公子的41分变成了85分！

莺的信念在看到85这个“天文数字”时崩溃了。

接着是出国。英国服装学院设计系邀请莺的学校去两位服装设计教师做访问学者，莺的学校只有莺一个人是服装设计本科毕业的，结果去的是行政领导科主任和一个中专裁剪专业毕业的女孩，因为该女孩是一位要员的公主。

莺到校长办公室争辩过，校长一些大而无当又极原则的话使她不得要领却又无法争辩。

只得向丈夫诉苦，丈夫读研究生时就是她心中的主心骨，没有什么事会在丈夫眼中显得沉重。

C君听了娇妻苦难深重的倾诉，哈哈一笑，拍拍她的背，问道：

“你认为你实现了你的自我价值，而别人将你的价值当作抹布。你这种价值还有意义吗？”

莺回答不上来。

C君又说：“如果职业带给你的东西满足不了你的物质需要，也满足不了你的精神需要，你还会有职业满足感吗？”

莺摇摇头，一阵茫然……

在认识坤以前，雪压根就没敢奢望成为作家太太，更没敢奢望可以不上班，自由自在像一尾鱼儿。

雪在认识坤之前是一家五星级合资宾馆的应接小姐，应接小姐就是站在餐厅门口，当客人走进餐厅时对客人点头微笑：“欢迎您！”或“您好！”

那天坤应邀参加一个组稿会，走进餐厅时，雪同样对他莞尔一笑：“欢迎您！”坤特别地看了雪一眼。雪真是一尊冰清玉洁的雪人，莲藕般的玉臂在无袖红旗袍的衬托下嫩色可餐，鹅蛋型的脸玉瓷般洁白，在灯光下莹莹滑动着幽光，她身材窈窕，有一股清纯脱俗的气质。

坤进餐时，不时瞥她一眼；雪绝不看他，视若无人。

宴会后，坤最后一个走出餐厅，当雪对他颌首含笑说“欢迎您再来”时，坤也给她一个微笑：“谢谢你的服务。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雪。“哦，冬天的雪，诗意的名字嘛！认识下吧。”坤潇洒地递过一张名片。他感到雪接名片时眼睛一亮：“坤？您就是那个写畅销书的作家坤？”

雪一派纯真的样子，她为结识这样一位久仰大名的作家而兴奋。“可以和你聊聊吗？”坤问。“不行不行，这里有规定。”雪摇头，但神情里有遗憾。“那改天吧，等你下班的时候。”坤说着，向她深深凝视一下，走了。

第二天晚9点，雪下班走出宾馆大厅时，坐在大厅沙发上的坤站了起来，叫道：“雪！”

“哦，是你。”雪好意外。他们一起走出旋转大门，在门前台阶上，坤熟练地用两个指头一招示，一辆皇冠“的士”缓缓地开过来。坤为雪拉开门，做请状，绅士风度十足。

“的士”直接把雪带到了坤的家，吊顶、地毯、先锋音响、现代家具和装饰使这个家显得极有先锋色彩却绝不俗气。雪走进这个家就像走进了自己梦中的家一样亲切。她一边听克莱德曼的钢琴小品，一边在坤的书架前逡巡。坤写的书刚好摆满一架，共有38本！其中任何一本，都使雪五体投地。

哇——您什么都有啦！雪惊叹着。而坤说是的什么都有了，但你没发现这房里还差一样最重要的吗？雪一下子就感悟到了——还差女主人！

“是的，还差女主人，但现在什么都不差了。”坤含情脉脉地望着雪，就像臣民望着女皇。雪一点也不傻，从见到坤的第一眼起，她就被他的气质和风度吸引了，况且，他还是她所崇拜的一位作家。雪从小爱好文学。

坤对雪很坦诚。他结过婚，又离婚了。他的前妻是一位声乐演员，他说她不适合给作家当妻子。

雪说她不在乎，她只要爱上一个男人就不会计较其他。雪今年19岁半，高中毕业后考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时，参加了五星级宾馆礼仪小姐的考试，结果表演系没有录取，她接到上班当礼仪小姐的通知单。

坤要她辞掉那份工作，坤说他不仅需要妻子，还需要写作助理，需要一位秘书，代他接电话、处理信件，为他查资料、整理素材、电脑打印书稿。坤说即使你愿干任何事也可以，只是不要上班，他讨厌别的男人用那种眼神看她，他说现在社会太复杂了。

雪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呆在家里我不上班不就得了。她说整天站在那里像个机器人似的，笑也太累。

雪在当上坤的夫人的同时，成了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她既给坤当夫人，又当他的写作助理。她说这样的生活很有意义，因而她很充实，也很惬意。

三

捷说，有了商品经济大潮，才有了他的潇洒和自由。捷又说，如果没有商品经济大潮，

他也许还在做艺术梦。他说，他不知道选择前者付出的代价大，还是选择后者付出的代价大，反正，他拥有了他所追求的。

艺术和金钱都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是爱情。他认为一切都如过眼云烟，惟有爱情才是永恒的。成功固然富有诱惑力，然而没有爱情，即使是成功的伟人 or 身居皇位，人生也是失败的。

捷是幸运的，他拥有琼。他爱琼，他追求琼，他最终得到了琼。然而当初，他只是一个穷画家，而且是一个探索新潮美术、没人理解的落拓的穷画家。琼也不能理解他，尽管琼最初爱的是他的才华，但琼渐渐发现这个时代才华并不能证明什么，而她的其他一些追求者却能带她出入豪华歌舞厅，送给她金项链和宝石戒指。琼并不在乎这一切，戏曲学校刚毕业的琼是一种富有古典式纯情的姑娘，但捷在乎。

捷处处有一种危机感。他深信琼的心中只有他，琼是一块纯洁的美玉，不会被物欲浸染。但既然是美玉，就该有美玉所相称的价值，就该有美玉存在的位置，而他每月 100 多元的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穿的是最廉价的服装，住的是窄小的阁楼。琼的生日晚会上，他所能送给她的也只能是一幅水边仙鹤的画。

然而琼毕竟不是仙鹤，捷也明白男人的责任：既然能娶一只仙鹤，就不该让仙鹤在冬寒夏热的破陋的阁楼上受罪。

捷是一个有才气的男人，他将他的才气用在经商上，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盯准都市未来消费趋势，创办了全市第一家个体花店，叫做“玫瑰屋”。随着这座城市的亮色和美丽越来越多，报刊、电台的记者都光顾过他的“玫瑰屋”，电视台还播放了他的专题片，他的经济效益也乘着直升机上升。目前他已是拥有 50 万资产的“玫瑰花都公司”总经理，并仍在扩大业务，将广告创意（绘画、摄影）、艺术装饰、工艺美术的生产、销售一条龙建立起来了，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兼并琼所在的那个剧团。这个古装戏剧团早已岌岌可危，琼无戏可演，工资也是凑合发了上月没下月。捷提出每年交剧团 3000 元管理费，就轻而易举地为琼办了留职停薪手续。

琼之所以辞职，一则是因为无戏可演，再则她也爱花，跟着捷，聪颖的琼学会了插花艺术，每天沉醉在玫瑰、月季、郁金香、文竹、鸂尾花等鲜花的搭配艺术中，琼感到这个世界的色彩渐渐丰润起来。

四

也有只为等待而回家的。等待什么？等待签证。

萍已经等了两年半了，一共办了 5 次签证，都遭到拒签。半年才能签一次，现在她在等第 6 次。

萍现在感到什么都没意思，她说：“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没意思，只有回家，回家还有点意思，但是也没意思……”

萍读大学时为了办签证退学了。以后她当过公关小姐，当过女秘书，但都干不长，她感到太累。有一种女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的，有一种女人天生就是享受舒适的，萍属于后者。

萍上大学时读的是英语系，她说她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她的最高目标就是出国。她有一位在美国的叔叔，膝下无儿无女，叔叔最钟爱她，希望她能去美国继承一大笔产业。

萍办了 4 次签证都没有成功，因为她没有结婚，被视为有明显的移民倾向。郑说：“瞧瞧，你拒绝我，美国拒绝你，一报还一报。”萍无奈，只得和郑结婚。

萍是在科技一条街上当公关小姐时认识郑的，萍在“文豪”公司，郑在“爱华”公司，那天萍去“爱华”商谈一项合作项目，和“爱华”的公关经理谈了 1 小时 20 分还没谈下来。萍火了，公关经理说要找总经理。萍忐忑不安地等着。3 分钟后总经理从楼上走下来，萍一

下子被总经理的英俊和年轻吸引了，只是痴痴地望着他，而总经理也忘情地欣赏着她，真是一见钟情。只简单地问了几句，总经理就爽快地按照萍提出的要求定下了，给了萍一个豁达大度的感觉。送萍出门时，总经理和她交换了名片，她看到名片上他的名字叫郑时，给他一个嫣然的微笑。

然后是郑给萍打电话，如饥似渴，真是相识恨晚。郑改变了萍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她感到这个世界还是有点意思了。老实说，高傲矜持的萍被郑彻底征服了，她全身心地爱上了他。在认识郑以前，萍还不曾想象过，一个威严的总经理竟也会有如此浪漫的情趣。

然而，萍竟从未想到过要嫁给他。尽管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但大洋彼岸那个美丽的梦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萍。等待签证，等待签证，也许这是无尽的煎熬，但有了郑，有了家，这煎熬也变得甜蜜。

当上了小夫人的萍日子过得悠悠闲闲，白天在家看看海外录像带，舞舞剑。偶尔到郑的公司去视察，还会心血来潮地对郑的公关部攻不下来的堡垒一展身手，竟总能马到成功。有时也陪陪丈夫谈判或出席宴会。郑有一点使萍十分满意，这就是郑对别的女人毫无兴趣，而只要萍约郑晚上去歌舞厅，郑无论有什么重大的事，都会雷打不动地陪她去。

萍说她出国是为了追求女性的解放，在读大学时萍就不断强调说她要做一个人格独立的新女性。然而现在她却靠丈夫的收入养活自己，她成了丈夫的花瓶和陪衬。这到底是女性的解放还是女性解放的退潮？到底是女性的独立还是成了附庸？

五

“你不要像个忧患主义者一样，对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敏对婷调侃地笑道：“存在即合理，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会出‘夫人回家’这一现象呢？”

敏认为“夫人回家”这一现象今天有其合理性。抛开社会的原因不说，仅就男女差异带来的性别职能来说，“夫人回家”更符合女性的本能或职能。甚至她说：“夫人回家”还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象征。男人闯天下，征服世界，这是男人的职能，女性的优势是在家庭。人类始终赞美的贤妻良母正是理想化女性的最高标准。如果一个女性称不上贤妻良母，在外面即使闯荡出了天下，作为女性也是失败的，因为她没有尽到女性的本分。

她又说，男人要保护女人，这是男人的天职；“夫人回家”正是男人有力量的证明。在日本，“夫人回家”是很正常的，这是文明比较发达的社会对女性的一种仁慈。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也许正是这种让女性的天性还原的解放呢！

敏不乏深刻，然而她又太虚无，特别是对女性观念上，有一种绝望的悲观主义论调。敏写的小说和散文也都笼罩着这层感伤主义的忧郁，只是在观念上显出新锐的亮色，然而这些观念却是怪招叠出，总是冷不防给人森冷的刺激。

敏和婷曾是同行，是某报社的一位记者，她写的报道也是怪怪的，不是不合新闻体裁规范，就是被领导认为“思路不对头”或“导向偏差”，而她自认为她的新闻可以获普利策创新奖，果然也有一两篇领导大大苦恼过的稿子获奖，但领导还是对她的野路子不断地摇头。

于是，敏辞职了。敏之所以极力为“夫人回家”辩白，因为她也是这“夫人回家”潮中的一分子。

敏的丈夫是中美合资迅达公司的董事长，当然，这是他名片上的头衔，和C君一样，他其实也是一位代理商。只不过他属于那种白领阶层，有钱的有闲阶层。

敏说这样很好，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看书看累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小说，看书和写字是她最大的两项爱好。能自由自在地干她所爱好的事，写她所想写的东西，她说，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呢！

“在外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妇女型的女作家，没有职业，被丈夫养着，呆在家里没

事干就看书，看书看多了就写小说……”最后，敏对婷笑道：

“说不定，夫人回家去会带来一大批女作家呢！你说，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

婷却不这么看，婷永远属于理智型，说起话来总是曲直分明：“当年女性冲出家庭全靠自己，而今夫人回家却要靠男人，这算哪门子解放？如果万一有一天男人变心了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于，经济的发达既然给男人提供了养家的能力，那么女性相应地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留连家庭也好，出外闯荡也好，都不失为当代女性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天的女性更自由一些，也就更幸福一些。你说对不对？”

敏不再辩驳，只是说：“既然如此，咱们就各自存仁存智吧！”

1988：上海离婚大特写

每一个人结婚，都是为了走向幸福的伊甸园，而不是为了走向坟墓。但是，事实上，不少人在寻求伊甸园的同时，又不可自拔地走进了坟墓。

婚姻组合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一种组合。在这里，浪漫的理想和严峻的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冲突和矛盾，所以悲剧时时发生。

上海是开放城市，上海离婚案的新特点体现了中国离婚案的趋势。笔者无意于作结论，只是想将对全市6个具有典型性的区离婚登记处的采访见闻实录下来，让读者窥得1988年上海离婚案之一斑。

卢湾区——困惑与忧心

负责登记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端庄、稳重、干练，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女性。她正在接待一对形象俊美的青年夫妻。

“你们是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他不要小孩，一心干事业。”

“他干事业是好事呀，这并不能成为你的离婚理由嘛。”我禁不住插了一句。

“是呀，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没想到……”女方长叹一声，无限感慨，欲语又休。

“你们感情不好吗？”

“不，我们感情蛮好，从来不吵骂，邻居都觉得我们蛮般配，不知道我们要离婚。”女青年说这话时，男青年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点头称是。“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不要小孩，心里没有这个家，我需要的他都不能给我，我再也呆不下去了！”

老实说，这是一对十分般配的妻子，双方的家庭条件都很好，志趣爱好一致，形象又都很出色，就是走在大街上，从外表上来看，行人肯定都会羡慕地说：“瞧，这一对多么美满！”就是在离婚处，两人谈到一些话题都使人感到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和谐的，但是，他们还是慎重地分手了，望着他们走出去的背影，离婚处的女同志对我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困惑地说：

“瞧，真不可理解！这么美满的一对，也跑到我这里来了。”

问到今年卢湾区离婚新趋势，这位女同志感到十分惶惑，第一句话就是：

“第三者闯进门来了！以前第三者都是被谴责的对象，在社会上是抬不起头的，现在他们居然陪着离婚当事人，堂而皇之地闯进了离婚处，帮着讲当事人的离婚理由，讲自己怎样怎样爱对方，讲他们相爱的过程、相爱的合理性，有的甚至说自己住房什么都有，只要对方